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閩門秘術 第三十九回 遭管押李坤設法 受賄賂王瑤謊言

話說劉知府見均祥在地下叩頭，那種可憐情形也實難安，就說道：「你的妹子既然是果真逃走了，本府先將你發交禮房看管起來。從速令人尋覓。限你□天，無人交出，就定你賴婚、騙取財物的罪名。」均祥深怕再吃苦，只得答應下來。劉知府隨即將他交與府經歷看管，一面令人到夏家再細探了一番。且說均祥交到經歷廳內，經歷姓李名坤，雖然是個佐雜人員，卻是心地忠厚，最恨的是趨炎仗勢倚富欺貧。

自從夏國華參官之後，他也曉得是葉槐下的毒手，後來均祥與葉開泰、王瑤串通，謀害華兆璧與湯德元，他皆曉得，早已氣得忿填胸懷。只因非自己的事不能干預。加之劉知府又與葉槐同年，大同縣怎麼詳法，府裡就照詳批准，從不駁斥。他就看不下去，每次上衙門時節，皆面求知府，請他把夏家這案親提自審。無如劉知府一心袒護，說了幾次也不見施行。隨後也不便再說，只是一人悶氣，心下說道：「葉家雖是個不正經之人，不是均祥想依傍他的富貴，王瑤也不能想出這取禮的事來。這明明不是葉家害兆琨，乃是均祥害的。豈有此理！不顧父親的遺命，不問自己的聲名，竟將妹子字與別人。」平時，他一人在衙內細思，總思想不出一個法來，代華家伸冤。卻巧，今日瑤雲逃走，葉家抓住均祥要人，府官就把均祥叫他看管。李坤見他進來，兩手被打得紅腫，滿面淚痕，勉強著人收拾了一家房子，與他居住，故為不知，上前問道：「世兄為的何事致受此累？現在令親如此豪貴，聞得太守又與葉大人是同年，何不要葉公子出來說情？世兄又是世家子弟，官宦兒孫，不比那些窮秀才，受了冤屈無處伸的，沒錢沒勢自然被人嫌惡。世兄何不令人前去？」

均祥聽了他這一番話，明白句句皆是詈他，回心想了一想。也怪自己良心不仁，把個華二公子害得身罹牢獄。到了今日，還是報應在自己身上。雖然被他一頓搶白，只是無人代他說情，解此冤結。又曉得這李坤向來為人忠厚，想了一想，莫若仍是求他從中調停的好。還未開口，先落下淚來，說道：「老伯所說，小姪無不明白，只是悔恨不及！事已至此，求老伯看先人面上，代小姪在府憲面前說說情。妹子實是逃走，一定要人，實在交不出來。」說了，又向李坤叩頭。

李坤道：「不是我看情分，但是你細細想想，你父親的功名也是為你參了，身子也為你氣死了。華家人也是你害的，你的妹子也是你逼走的。這幾件事，問問是何罪名！你的心實為不良，因想葉家後來的提拔，你如今弄巧反成拙，以為外人皆不知道你的事，那曉得無人不詈，無人不恨！你父親在，要望住你痛哭呢！」這一番說得均祥無地自容，滿面飛紅，說道：「小姪之罪萬死莫辭！只求老伯仍看父親之面，成全成全。」

李坤見他這般可憐，也知道羞悔，說道：「免死狐悲，物傷其類。你父本是與我同寅至好，見你遭了此事，豈忍坐視不問！但是人雖交不出來，他家那些聘禮想來總在家內。我看將他原來的東西如數照還。另外給他幾千銀子，以為買人之說，請他辦人。所以那一個王瑤還要買他的賄方好。是這樣子，我只好與府大人說說看。」

均祥聽見也無法可施，想道：「橫豎是他家的，均在母親那裡，再陪他幾百銀子也是有限，只當父親從前少積了些，免得在此受這些刑苦。」連忙的道：「只要老伯肯成全小姪，所說怎般，再沒有不依的。」

李坤當時教他在此先住幾天，等等外面尋找如何，若逾限仍然未獲，再去說情。

又過了幾天。到了第九天上，那裡找得見個瑤雲！惟有王瑤恨均祥，當初代他忙了二三千銀子，隨後一點酬勞沒得，故此時一遍二追，撮葉開泰追索。

這日，開泰又自己坐轎到劉用賓衙門中來。見面之後，說道：「夏家如此怠玩，明日已是□天，仍不將人交出，小姪實不甘，總要求老伯趕緊代追。就是家父那裡也好寫信稟告。」

劉知府見他著急，只得說道：「世兄不必著急，先請回去，我即刻再提訊就是了。」開泰又拜托了一回，然後回來。劉知府道：「明日方是限期日滿，今日且不必提他。但叫人去催催便了。」隨即叫了一個家人，到經歷廳去說，葉家又來催案，如若明日交不出人來，那就難免吃苦了。

均祥聽見這話，只得又請李坤去說。李坤到了晚上。帶了一個跟隨便衣到衙門裡面。劉知府正在簽押房中，見他進來，也就讓他坐。李坤問道：「大人方才又去催案，但這事大人還要真辦？均祥是有可轉圜，卑職前來非為別事，只因夏國華雖死，卻是離任未久，他兒子如今遇了此事，未免有個免死狐悲的景況。而且華兆琨一案，大人也是明白，難保均祥的妹子不因此懷恨。設若事鬧了出來，大家不免干係，這又何必？以卑職看來，還是彌縫了事的好。」

知府被他此番說得在情在理，乃道：「本府非是與夏均祥為難，亦因葉開泰那裡迫案太緊，不得不如此辦法。老兄既然如此說法。諒必總有個好主意。何妨大家一談。」

李坤道：「開泰本無什麼見識，皆是他那門客王瑤所為。若大人將他傳來，以利害說之，使卑職再令均祥買贖了他，此案即可完卻。」

劉知府聽了這話，遂道：「老兄且在此少待，我立刻令人去喚了他來便了。」隨即叫人取了名片，去請王瑤。

過了一刻，王瑤已到。彼此分了賓主坐下。劉知府先開口說道：「方才令東催夏家的案件，老兄想必知道。此事雖然曲在均祥，內中情節尚多，本府也不過因同年之面，不頂追求。現在瑤雲逃走，明是因積恨所致，設苦追很了，鬧出事來，不但本府代著處分，就是葉同年之面孔也不大好看。我看還是從寬商辦為上計。」

王瑤正要與知府辯白，李坤接住說道：「王兄素來忠厚，無事不肯成全。而且此事內中有他辦的，難道他不知道此事麼！求大人賞卑職與王兄商辦。」王瑤見李坤說了此話，知道另有意思，忙回口道：「既承大人如此指示，晚生與李經歷商辦奉復便是了。」

劉知府見他兩人皆答應去了，當時就舉茶送客。王李二人退了出來，到經歷處暫坐。

均祥在那裡只是著急。見了王瑤前來，忙的趕上一步道：「王兄，你來了麼？」王瑤也就招呼與他坐下。李坤就把劉知府對王瑤說的複述一遍。均祥道：「這事總要王兄相助，葉府上那裡就沒事了。我雖是糊塗人，代我調停我總知道的。只要請王兄把這事辦妥，總有個大大的謝勞就是了。」

王瑤見他說出這句話來，知道要借重於他，說道：「我們是君子不羞當面，你究竟謝我多少？說明在先，辦成之後兩下交代，不似你前番銀子到了你的手中，隨後也不提不問。」

李坤聽見他們如此較量。把個公事就如做買賣一般，心中恨不得走上去打王瑤幾個耳光。亦因均祥苦苦哀求，要代他將此事彌縫起來，只得耐住性子，將昨晚與均祥退還聘禮，以及再送幾百銀子的話告訴王瑤。王瑤因受了買贖，說道：「這法用卻用得，只好前去說說看。但是，謝我多少，說明了。」均祥只求事情平妥。也就允了他五百銀子。王瑤答應下來，告辭回去。見開泰正在那裡急躁道：「今日已□天，人還不見！我是個吏部天官的公子，娶個填房，如此難法，老王也不知道那裡去了。」

王瑤看見，急的上去說道：「少爺，我看你莫想娶了！這事鬧出大禍來了。你跟我來。」說著，起手將開泰拖到小書房內，故作驚慌之色說：「瑤雲逃去還是小事，如今華家聽得你娶瑤云為妻，心不甘服，鑽出幾個當地的，到京中去告。京控說你□款，一是買盜扳贓，二是強佔有夫之女，三是倚仗父勢。四是穿插衙署，還有那些私和人命，勾串強人的說話。如今人已約齊錢，湯家出告，是兆琨的母親告我。今早得了這個信息，忙了一天，才把那壞鬼接住了，求他們緩兩天動身。我看這事真鬧起來。不但少爺沒命，就是大人與府縣也有處分。莫若善為處治。且放下瑤云。均祥還在府中，可作我們的意思，就說少爺一定要人。被我們解勸，

仍將原聘退回。雖然不得其人進門。也不致於失了錢財。就是華家鬧起來，也可賴得過去。」這一番話，說得開泰不知允與不允。究竟後來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